



“星云”系列丛书
主编：姚海军



星云 IX

N E B U L A

——港台科幻专辑——

陈立诺
园 丁
张系国
多余的世界
夜透紫
宠 儿

星云

IX

N E B U L A

—— 港台科幻专辑 ——

陈立诺 张系国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云Ⅸ·港台科幻专辑 / 陈立诺 张系国 等著;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364-7506-9

I. 星… II. ①陈… ②张… I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1907号

星云Ⅸ·港台科幻专辑

著 者 陈立诺 张系国 等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田 蓊

特邀编辑 陈虹羽

封面设计 漆 龙

版式设计 漆 龙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60mm×228mm

印 张 16.5

字 数 220千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年11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11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9.80元

ISBN 978-7-5364-7506-9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园 丁 / 陈立诺	1
陈立诺访谈	139
多余的世界 / 张系国	143
张系国访谈	239
宠 儿 / 夜透紫	241
本土作家眼中的台湾科幻	255

园 丁

陈立诺



看到对方已到达防火门的位置,再多跑一步就会蹿进天台,

梅卓轩朝那人的小腿开了一枪。

接着,梅卓轩快速拐过楼梯最后一个弯,抵达通往天台的那道笔直楼梯,

他向上看,却只见到一道绿色的防火门。

那人消失了。



陈立诺，“70后”，肄业于台湾政大新闻系、毕业于香港中大中文系。香港作家、评论人。中学时代，先爱上科普后爱上科幻，被拉玛之宏美、索拉里斯星之神秘所吸引，徜徉于科幻大花园，至今仍乐而忘返。相信科幻最能表现人类的可能性，在一个有多重世界的平行宇宙中，每一部科幻小说描述的未来都会实现。

曾出版长篇小说《悲伤从昨天开始》和诗集《影子最重》；发表过数则科幻短篇，两篇入选香港短篇科幻精选集；《园丁》是个人第一部科幻长篇小说，能够出版，无比感激。

2029年

1. 薄扶林道

从第一次和张神父见面到现在,已差不多过去半个月。梅卓轩带领的那组人轮流窝在车上等着,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大家的士气开始有点低落。

黑夜里传来长长的一声“吱”,正沿着斜路往上走的梅卓轩为之一振,猛地转过头,可能是有车子来了一个急转弯或急刹车。他收回涣散的目光,望向斜路下方那两座建筑物的大门。

矗立于斜路右边的是圣玛利亚教堂,教堂对面是禅觉寺,两道门口都没有人进出,只有路灯把树的影子投在马路上,路面一块白一块黑,如半幅水墨画。监视车所在的位置后面是一个山坡,绕上去,再步上几十级阶梯就进入了香港大学的范围,十多年前梅卓轩在这里念过书。听说一百多年前,孙中山也曾在这里读过医科,不过好像没有毕业。

监视车停在挨着山坡的一个小型停车场里,那里胡乱停放着二十多辆车。监视车旁立着棵大树,一到黄昏,茂盛的枝叶中就会响起洪亮的蝉鸣,和山坡上蝈蝈铿锵的叫声交织成一片。今晚负责监视的是探员胡彪和方渐睿,方渐睿一看到梅卓轩过来巡看,立刻把车上的位子让给梅卓轩。他征得梅卓轩的同意后马上跑去邻街买东西吃,胡彪则站在树下大口大口地抽着烟,风掺着热气一阵阵吹过来,把烟雾扯成四五片。

这个星期有两天时间,梅卓轩都待在这辆用高科技装备起来,但外表极为普通,没有贴上警方标志的客货两用车上,火眼金睛地监视着屏幕上的两道铁门:一道锈迹斑斑,有几处漆已剥落;另一道则刚涂上一层绿色的漆油,如铺上了一层初春的树叶。车上的主屏幕侧旁有一块稍小一点的屏幕,它被分成六格,分别显示两座监视对象的侧面和后面。

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禅觉寺可以说是非常为人着想,大多数时候都中门大开,每天天

一亮虔诚的信众就可以进去上香礼佛。而教堂，每逢周六或假日才敞开大门，迎纳大众。两座建筑物都位于上环的薄扶林道，两边的人却似乎互不来往，一出门口就立刻朝相反的方向散去。有没有人在佛寺拜完佛后又到对面的教堂接着祈祷，这种情形可真是无从稽查。薄扶林道从太平山山麓延伸过来，以近乎45度的倾度一直迤邐到维多利亚港，到了海边那一段地势才变得平缓。多年前，曾有一辆小型巴士刹车失灵，从街头滑下来，撞死两名无辜行人。

百无聊赖之余，梅卓轩再一次把条状计算机摊开，阅读手上一批警方搜集来的资料，接着连上网络，用语音搜索引擎找寻另外一些数据。圣玛利亚教堂的负责人张神父是法国人，年轻时来香港传教，改了个中文名叫张天仰，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此人在全球天主教界颇有影响力，曾用中文写过几本神学方面的作品，其中一本名为《论救恩的神秘性》还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和英文，听说教宗亲自称赞过这本书。他的中文被文学批评家夸赞“文风朴拙，颇有古风”。此外，张神父保持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是他在56岁时创下的，他是第一个能够把中文版和合本圣经从头到尾背诵出来的人，只犯了五个错处，这个纪录迄今尚未有人能打破。张神父另外还有一门秘技，就是懂得驱魔术，他在39岁那一年远赴意大利花了两年时间学习，并拿到教廷颁发的证书，是香港唯一一位天主教驱魔师。

十分钟后，梅卓轩把计算机卷起来塞进口袋里，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车窗外两道铁门之间的马路，真的有人会对那两个人不利吗？当他专心思考的时候，模样有点像活死人。梅卓轩知道，除了他负责的这个小组要看着张神父和如一法师，香港还有另外一些“要人保护小组”在执行同样的任务。上级叫梅卓轩把手头上正在跟进的两个刑事案件交出一个给重案组其他分队，他的小组只要兼顾一个就可以。

接到任务后，梅卓轩和大熊先后拜访了保护对象张神父和如一法师。

听说全港有几百人要被重点保护，至于具体是哪些人梅卓轩也不太清楚，他的下属大熊对此不屑一顾，认为香港根本没有那么多重要人物。

2. 圣玛利亚教堂

圣玛利亚教堂被不少人誉为亚洲最美的教堂之一。它最大特点是：墙壁镶着二十四幅二米宽三米高的巨型浮雕。

一推开教堂大门，两侧墙上浮雕中的人物仿佛霎时警醒，向来人奔来。大熊和梅卓轩第一次进入圣玛利亚教堂看到这种景象时，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

左侧浮雕展示了耶稣一生的故事，从马槽诞生开始，第十一幅是最后的晚餐的情形，最后一幅是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向各各他。另一侧是耶稣门徒的事迹，第一块浮雕刻画了耶稣选中的第一个门徒圣彼得，画面上他望着满船渔获面露喜悦之情。当时他在加利利海捕鱼，但整晚没有收获，十分沮丧。听了耶稣的指示后，他把网撒到水深之处，结果竟打到满满两条船的鱼。这一侧的最后一幅亦即是第十二幅，浮雕刻画了门徒犹大出卖耶稣后跪地痛哭的情景，旁边的其他门徒对犹大面露鄙夷之情。

主任司铎张神父住在教堂主殿旁一排四层高的楼房一楼，紧挨着楼房的是一幢小屋，可能是放置园艺工具的地方。旁边是个四米见方的花园，围着竹篱笆，种了十几种花，分布有点乱，这里一簇那里一簇，最多的是雏菊和玫瑰。骤眼看过去花色多样，仔细一看不少花瓣都蔫了，很多短小笔直的雏菊花瓣散落在泥土表层，只有几株深紫色的路易十四玫瑰挤在靠着小屋的角落里，长得特别高。神父居所一室一厅，客厅的面积在香港来说也不算是很大，客厅两侧靠墙放了两个巨大的书架，高度几乎抵到天花板，恐怕要用梯子才能取下最上面的书。书架上面塞满书，有些书封面颜色已褪，有点发黄。客厅天花板较低，显得神父身材魁梧，他深眶碧眼，秃顶黄髯，额下四周的络须如一束倒过来的火把，在人群中一下子就能把他认出来。

“神父，我们收到了对你不利的消息。”甫见面，梅卓轩出示了探员证件，介绍自己和大熊之后立刻开门见山，把事情抖出来。

“好像之前有你们的同事找过我。”张神父露出讶异的表情，“谁会对我不利呢？你们

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具体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情报科那边给的消息都是可信度很高的，所以上面才派我们来保护你。”大熊说。张神父半信半疑地盯着来人，神情疲倦，坐在沙发上。

“张神父，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呢，例如说有人跟踪你？”问完后，梅卓轩看了看神父那张稍稍浮肿的脸，不太确定神父是否在听。

“没有。”过了一阵子，张神父才回答刚才的询问，“就算有也没什么，我年岁已高，主随时会召我去。”

“没有可疑的人就好，可是以策万全，我们打算安排两个探员给你提供贴身保护。”大熊说。

“既然没有可疑之人，何必浪费警方人力物力？”神父讲话的语调好像在训诫信众似的，“最近治安不好，你们还是努力扫荡罪恶，给市民提供安居乐业的环境吧。我这里，你们根本不必担心。”神父叹了一口气。

“神父，你是宗教界的要人，万一出什么事，我们很难交代啊。”

“凡事都有定时。”神父突然提高声调，“生有时死有时，担心不来啊！而且你们进来时也看到，没有地方可以安顿你们的两位同事。这里楼上住的是修女们，不方便啊。”

“神父，我看到你们旁边有间小屋可以用吧？”大熊说。

“小屋另有用途，不能住人的，无法安排你们的同事，你们回去跟上级反映……”话未说完，神父猛地咳嗽起来，他掏出一张手帕掩住嘴巴。

梅卓轩觉得神父意志已决，再磨蹭下去也不是办法，只能之后向上级汇报此事，看看上面有何对策。等神父平静下来，梅卓轩递给神父一张自己的名片，“这个是我的电话，我姓梅，梅花的梅，有什么事你随时可以打这上面的电话找我。”梅卓轩特意用手指指着名片上印着他电话号码的位置。

张神父接过梅卓轩的名片，说了声“谢谢”。

“时间不早了，很抱歉打扰你。”梅卓轩说。

“我们走了，神父再见。”大熊说。

“再见，麻烦你们了。”

探访张神父后，梅卓轩接着到禅觉寺探访如一法师。

如一法师没有类似张神父的那种降妖除魔轶事，可是在香港佛教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如一原本读书不多，是一名装修工人，人到中年时家庭突遇巨变。万念俱灰之下顿生死意，收拾家中物件打算弃置之时偶翻出一本薄薄的佛经故事，翻阅几则后恍然大悟，

死念亦消，于是决定遁入空门。

如一法师当时正在闭关，由他的大弟子出面招呼梅卓轩，其话里的意思和张神父不甚分别，只是遣词用句不一样。被保护者不愿意全面配合，梅卓轩只好每天等教堂或寺庙一开门就派个便衣进去，监视里面的情况，内外相互照应。

已七十岁的张神父看来两袖清风，而禅觉寺住持九十岁的如一法师也是无欲无求之人，两个人也都无妻无子无女，有必要二十四小时看着他们吗？质疑归质疑，梅卓轩并不打算询问上级执行该任务的意义。好在两位老人家外出活动不算多，一个星期一两天而已，多数时间都待在教堂和寺庙。而外出时会有很多人围绕在老人身边，例如教会的同工、法师的弟子等等，因此，他们在外面时梅卓轩的担心反而最少，好好的一个人总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蒸发掉，再说外出时还会有两名探员跟着他们。不过，热门的公共场所人头攒动，三山五岳什么类型的人都在活动着，只有一组人手却要两边兼顾，不把人累死或是出事才怪。冗长的守候和等待让人不由自主生出嗜血的冲动，不论这是别人的血还是自己的血，尤其探员们身上都带着手枪。梅卓轩希望可能会出现的人可能会发生的事快点来，好让他和同事摆脱这种时时警惕但又无所作为的状态。

现在已接近午夜时分，自黄昏时张神父返回教堂触动了安装在门口的红外线监视器后，监视器再无其他反应。监视器是大熊从深水埗鸭寮街买来的，小巧精致，仅如一枚硬币般大，贴到墙上去就行，并且可以根据环境颜色的变化而换上不同颜色的外壳。一人经过监视器的覆盖范围，车里的接收器立即会闪起红光来。大熊得意扬扬地说，一个这样的监视器售价才200元港币，如果放到美国那边的网络拍卖，要价会高出一倍。

其实红外线监视器只是辅助而已，主要的监视接收系统安置在监视车车顶，厚五吋^①左右，颜色和车身一致，必要时可以升高，里面还安装了一部内置高清图像倍增器的摄像机，不论阴天、雨天还是黑夜都能把两座建筑门口的情景清楚地显示在车里的屏幕上。警方在两座建筑物的侧面和后面的路灯上也装了微型监视器，连接上警方的天眼系统，可以把周围的情形一清二楚地传送到监视车上。

如果事情难以处理，他们就会立刻呼叫警方特别行动组支援——从中环警察总部赶到这里，只需三分钟。

安装在佛寺门口侧旁的监视器晚上发出了几次信号，因为有僧人从外面回来。寺庙住持如一法师则是一整天都没有外出。今天下午，大熊无聊之下溜进佛寺和一名在寺庙做清洁工作的女工瞎扯，打听到昨日如一法师外出到跑马地主持弘法大会时，一阵怪风突然吹过导致感染了风寒，正在休养，估计要一段时间后才可以外出。

①吋是英寸的旧称，1吋=2.54厘米。——编者注

方渐睿回来了,梅卓轩从车上跳下来,斜睨了一下手上的表。离开的时候,他步行绕圣玛利亚教堂和禅觉寺走了一圈。两座建筑占地颇广,皆有高墙环绕,教堂的围墙上插着尖锐的碎玻璃片,寺庙则在墙顶安装了一圈铁丝网。

3. 薄扶林道

如果没事做,隔着玻璃观雨,看雨打在路灯上,落在水泥地上,往低处流去,倒别有一番情趣。不过今天晚上天气特别晴朗,一滴雨水也没有,温度比平日高,站在车子外面不消一会儿,就会汗流浹背。头顶上昆虫的鸣叫声交织成一片,初时觉得很嘈杂,听了一两天习惯了,听不到时人反而感到寂寞。

另一个夜晚,又一天的等待,还有六个小时天才亮。

身为一名高级督察,梅卓轩本来不必值夜班,只是下属胡彪已近24小时没有休息,因此他过来替换对方,叫对方回家歇歇天亮再来。

今晚负责看守的梁善正睡在车厢后座,她蜷成一团,面向车尾,有点像子宫里的胎儿,坐在司机位置的梅卓轩听到她阵阵的呼吸声。梅卓轩伸出手去,在旁边座位上的一个袋子里摸索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抽出来,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块饼干,浅黄色的饼干屑飘散到座位上。

梅卓轩慢慢把上下颚往中间压下去,同时仔细听着饼干在重压下破碎时发出的声音。他把头扭向后面,看见梁善一点动静也没有,然后他又转回头,一边轻轻咀嚼着饼干,一边看着外面。

“5613,5613,有没有什么动静?”一阵尖锐的女声涌进梅卓轩的耳里。梅卓轩拉下贴在耳后的通话器,答道:“没有。”

接着他看了看位于大雨中的那道铁门,重复道:“没有。”

对方中断了对话。

“梅督察,什么事?”梁善醒了过来。

“没事,你睡吧。”

“我睡够了,轮到你睡了。”梁善看了看放在车窗玻璃下的时间显示器。

她把左边的座椅按平,爬到前座来。梅卓轩做着同样的动作,只不过是爬向和梁善相

反的方向。

“总部不知为什么刚才打来问有没有什么事发生。”梅卓轩一边说一边躺下来，把防风夹克的拉链拉上，伸出两条腿抵住车窗。他身材中等，留短发，倒三角脸形，单眼皮，混杂在人群中很难辨别出来。倒是体力不错，腿稍长臀部结实，两年前曾获得香港渣打银行主办的十公里长跑亚军。

“他们对这事很紧张。”梁善的反应有点迟缓。

“谁会做把人抓走这种事，发生这种事对谁有好处？”

“我也想知道。”

“刚才可能是计算机有问题吧？”

“你还是休息一会儿好了。”

“一定是某些人的脑子坏掉了。”梅卓轩拔出腰间的佩枪，把枪塞进绑在小腿上的枪袋里，摘下通话器放进口袋，如释重负地躺下来闭上眼睛。他想，一觉醒来天也就亮了，到时候去最近的那家茶餐厅，叫一碗牛肉公仔面加一杯热奶茶，多美好。

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梅卓轩听到有人叫他，是梁善的声音。梅卓轩几乎跳了起来，他的头砰的一声撞到车顶。

他看到梁善的面孔在前面晃动，“梅督察，总部有急事找你。”梁善把自己的无线通话器递了过来。

“什么事？”

“把地点传到我计算机去！”

梅卓轩中断了对话，“梁善，你在这里看着，我去前面那条街看看，另外叫大熊过来找我。”说完，他立刻跳下车。

他看了看计算机屏幕显示的街道位置图，然后握着条状计算机向街的尽头跑去，到下个街口时他几乎没有减慢脚步，猛地朝左手边拐过去。

4. 水 街

永祥大厦高12层，坐落在大平山脚下，外围都是高出它五倍以上的摩天大楼，有点像武大郎不小心闯进了仪仗队的行列。永祥大厦没有雇用管理员，只装了个大铁门，门旁安装了一个密码锁供住户使用。现在治安不好，新型大厦都装上指纹锁，只有旧式大楼才会依然使用这种古董。有些豪宅门口还装上了虹膜扫描器，通过扫描瞳孔再经计算机分析来确定来者身份，不少地产商就以此设备作为噱头促销房产。

梅卓轩大汗淋漓地赶到永祥大厦，发现出入口的铁门已被打开，可能已有同胞比他早一步到来。进去之前，他扫视了一下周围环境，大厦外墙斑斑驳驳，角落处长了好几片青苔。一条大街从大厦前横过，右边那一端以30度角向上伸展，到了高处猛地沉向海滨的方向。梅卓轩坐电梯上到九楼，赶到案发现场，看见这里已被封锁。门口站着两个军装警员，有一个中年女人倚着走廊栏杆对着案发单位门口的位置抽泣，估计是死者的亲人。虽然已差不多是凌晨时分，走廊两端还是聚了好几拨人，等着看热闹却又不敢靠近。

梅卓轩向警员出示重案组的证件，其中一个警员认识梅卓轩，喊了声梅督察，接着他在梅卓轩的耳边轻声说了句“人已死了”。梅卓轩推开了那间木板隔间房的铁闸和木门。

死者是个女的，脸朝下趴在地上。头部右侧的地板上写着四个字——“人子近了”，每个字有巴掌般大，笔画歪歪斜斜，是用血液写成的。死者头部不自然地侧向一边，手向两边摊开，看起来像是个“一”字，双脚伸直交叉叠着，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个“十”字。被害人看来已死去了一段时间，躯干上没有明显伤口，只是脸上有淤血，鼻孔处也沾着血，脖子上有伤痕。右手食指的指尖被割开了一道口子，凝固在一小摊血中。一块类似衣服的布料揉成一团丢在死者身边。

梅卓轩环视屋里的情境，房间并不大，只有一百多平方呎^①，临街道一侧的窗户都是关上的，霓虹灯光在上面闪动着。梅卓轩每走一步，脚下的木地板便传出吱吱的声音，好像

^①呎是英尺的旧称，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有液体在底下受到压挤。他贴着墙走,尽量不靠近那女子,她那瞪得大大的眼睛早已失去了神采,只剩窗户的影像落在她空洞的瞳孔里。梅卓轩蹲下来看了看床底,下面的光线不太充足,但还是可以看见只有一个女式手拉箱,箱子旁边有一双红色的运动鞋。一瞥之后,梅卓轩立刻直起身子。

厕所传来一阵水滴坠落的声音,梅卓轩整个人差点儿跳起来,握枪的手不禁一紧,食指已触到扳机。有时犯罪嫌疑人来不及离开犯罪现场,躲起来也是有可能的,梅卓轩双手擎枪,屏住呼吸,枪口指向厕所的入口。

“快点!快点!”走廊传来男人的吆喝声和奔跑声,而且越来越近。梅卓轩掣着枪一步一步退向大门的方向。“在这里!”梅卓轩探出头去朝走廊喊道,大熊向这边跑过来。

“厕所好像有人。”梅卓轩压低声音,大熊也拔出了佩枪。

“你在这里掩护,我进去看看。”梅卓轩吩咐道。

梅卓轩挨着墙壁,一点一点移向厕所入口,他的视线已经可以看见半个厕所内部,天花板上的水滴缓缓落向下面的洗手盆,一滴接着一滴。梅卓轩猛地伸手朝里挥了一阵,又缩回来,接着跳向洗漱台,枪指向之前看不见的那部分,大熊几乎也同时冲了进来。

梅卓轩用脚踢开浴帘,浴缸里没有人,梅卓轩和大熊互望了一眼,此时梅卓轩觉得额头有汗正在沁出来。在外面守候的警员也走进来了,他看了看浴缸,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

“麻烦守住外面,不要放人进来。”梅卓轩对刚进来的警员说道,“除了鉴证科的人。”

“尤其是记者。”和梅卓轩一起冲进来的那位警员加上一句。

哧的一声,突然一阵闪光掠过,照亮了周围,然后是另一次闪光。梅卓轩转过头去,看见两个录像镜头正夹在半掩的门口。“哇,有人死了。”从走廊那里传来一个男人兴奋的尖叫,“不穿衣服的!”

梅卓轩抓着门沿,轰的一声把门关上。

“我们是记者,我们有正当的采访权利!”

“侵犯报道权!”门外有人大声喊道。

梅卓轩打开了门,几个记者正想一拥而入,刚走过来的大熊伸出大手拦在他们前面,“请你们尊重警察办案的权利,同时也请你们尊重死者不被打扰的权利!”

“什么?”站在外围的一名记者问道,这时梅卓轩的眼角突然瞥见走廊尽头防火门那里有个白色的东西晃了晃,他推开记者向那里奔过去,边跑边拔出佩枪。几个记者刷的一齐把头扭向梅卓轩的背影,也跟着梅卓轩跑起来。半边防火门前后摆荡着,梅卓轩跨开大步,猛地撞开防火门,接着他刹停脚步迟疑了半秒,看看上面又看看下面,却不见人影,只觉得似有一阵怪风扫过,卷向上一层楼梯。同时他听到一阵皮鞋的踏步声从下层楼梯传

上来,而且越来越近。”大熊,你往下搜,我往上!”他喊道。

梅卓轩拔腿砰砰地冲向十楼,几乎每一步都要跨上三四阶楼梯,他抬头瞥见十一楼楼梯栏杆处似乎飘过一抹白色的大衣下摆。“警察!站住,不然我开枪了!”梅卓轩大喝一声,那人充耳不闻地冲向十二楼楼顶的天台防火门方向。正跑到十一楼楼梯处的梅卓轩拔出手枪,但从他所在位置向上望角度很狭窄,只能看见那人快速跨动的一截小腿。看到对方已到达防火门的位置,再多跑一步就会蹿进天台,梅卓轩朝那人的小腿开了一枪。接着,梅卓轩快速拐过楼梯最后一个弯,抵达通往天台的那道笔直楼梯,他向上看,却只见到一道绿色的防火门。那人消失了。梅卓轩大力去拉防火门想冲出去进入天台,可是那道门纹丝不动,原来门上的把手和墙上的一个铁圈被一条铁链缠了几缠,并且给一个拳头般大的锁锁住了。他蹲下来,摸摸子弹打在门上的洞,接着直起身子探头到栏杆外望向楼梯下面,只见有几个戴着蓝色警帽的人正往上跑。梅卓轩跑下十二楼顺着走廊跑到另一端,接着又跑到十一楼那一层,但并没有发现白衣人。

“看不清楚那人的脸部轮廓,他动作很快,在防火门那边一闪就不见了踪影。”梅卓轩带领四个戴着蓝色警帽的警员绕到天台另一端的入口,他边跑边向他们描述刚才看到的情形,“年龄应该不大,穿着一件白色大衣,我没留意他穿的什么裤子。”

这一端天台入口的门也给用同样的方法锁住了,梅卓轩开枪打掉锁,带领几个警员走上天台,他们持着枪一脚高一脚低地搜索,小心地避开天台上四处纵横的管道。除了一个巨大的储水箱,天台上并没有可供藏身之处,梅卓轩掀开储水箱的盖子,另一位警员用手电筒照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发现。站在天台边上往下看时,梅卓轩突然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好像有只眼睛在高处看着他。他环视四周那些大厦亮着灯的窗户,看看有没有其他人望向这边。旁边三座大楼紧挨着永祥大厦拔地而起,都比永祥大厦高了几倍,大厦和大厦之间几乎贴在一起没有距离似的,永祥大厦的天台看上去成了井底。

如果一个人被追捕的话,就会毫不犹豫地跳到毗连大厦的窗台,可是永祥大厦两边的防火门都是锁住的啊。不少地痞流氓,或者边缘青少年最喜欢跑到这种旧式大厦的天台胡作非为,梅卓轩曾处理过一例投诉个案:有一批人跑到别人家大厦天台开烧烤派对。于是有些大厦不顾消防条例的规定把天台的门锁死了,不让陌生人上去搞搞,可是一旦发生火灾,住客无法逃到天台躲避,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人躲到哪里去了呢?梅卓轩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他今天开了枪,明天就要呈交一份关于开枪的报告,他想:报告里要如何解释这件事呢?

一个小时之后,梅卓轩的上司,中区重案组高级警司陈少白赶到了案发现场。陈少白好像还没睡醒,两个眼袋鼓鼓地悬在鼻子两侧,只有一身警服簇新笔挺,像正要出席警队